



走向社會主義道路 的亞洲人民民主國家

尤金 著 江文 譯

新時代小叢書

走向社會主義道路
歐洲人民民主國家

尤金著 江文譯

—15—

聯益出版社印行

走向社會主義道路
歐洲人民民主國家

版權所有

著者 尤金
譯者 江文
出版者 聯益出版社
經售處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每冊人民幣叁仟元整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北京）

一

在英美壟斷資本家們的直接縱容和支持之下，德、意、日帝國主義者們爲了重新劃分世界和爲了征服歐洲和東方的人民而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其發動者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遭受了澈底的粉碎而告結束。蘇聯及其武裝力量在粉碎法西斯戰爭挑撥者一事上，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戰爭的性質及其規模，不能不在被捲入戰爭並且遭受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災害的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中，引起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重大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性就是，資本主義發達的歐洲國家，曾遭受要變爲殖民地的威脅，而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裏，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客觀條件，是充分成熟了的。

德、意法西斯對若干東歐國家及中歐國家的奴役，曾使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不得不為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而鬥爭。這樣，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成為最重要的事情了。

在歐洲，形成了一種新局勢。列寧曾論述過這種局勢可能產生，但決不是一定會產生，因為如果說一定會產生，這就等於說，歐洲將倒退幾十年。

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寫下了這樣的話：『如果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的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將會變成民族戰爭，乃是很不足憑信的，這首先因為代表向前發展的階級，是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在客觀上，是極力想使這次戰爭變成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的；其次還因為雙方力量的懸殊，並不很大，並且國際財政資本，在到處都建立了反動的資產階級。但是，如果宣佈這種轉變如不可能，也是不應當的——倘使歐洲的無產階級，在二十年間表現得軟弱無力，倘使這次戰爭是因為類似拿破崙式的勝利以及若干有生命力的民族國家被

奴役而告結束，倘使歐洲以外的帝國主義（首先是日、美帝國主義）也維持得住六十年，而不例如由於日美戰爭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那麼，歐洲就可能有很大的民族戰爭。這就會是歐洲之向後倒退幾十年。這是不足憑信的。但是，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想像世界歷史是順利而準時前進的，不會有時候產生倒退的鉅大跳躍，這是不合辯證法的，不科學的，在理論上不對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二九五——二九六頁）

列寧的天才推斷，不僅是全面看來應驗了，他對一種新環境特點的說明，也是證實了的。這種新環境，就是產生了被奴役的歐洲人民反對德、意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環境。

英美人民、被法西斯奴役的東南歐國家人民及其他國家人民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者的戰爭，也帶有民族解放的性質，因為在這些國家的人民面前，也出現了會被德國法西斯奴役的現實威脅。

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者作戰的反動與反革命性質，在法西斯匪軍進攻蘇聯以後，顯露得格外鮮明了。這時候，不僅是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民族獨立遭受着威脅，而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堡壘，也遭受着威脅，人類所面臨的威脅，不是倒退幾十年，而是倒退一百年，倒退到中世紀去。

『蘇聯之參加反對軸心國家的戰爭，只可能加強、而且事實上也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求解放的性質』。（見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民選舉前大會上的講話」第十五頁，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出版）

斯大林同志還早在戰爭剛開始時就曾指出：『我們爲我們祖國的自由而進行的戰爭，與歐美人民爲獨立、爲民主自由而進行的鬥爭結合起來了。這將是各族人民的統一戰線；他們要自由，反對希特勒法西斯軍隊的奴役和被奴役

的威脅』。(見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第十六頁，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出版)

與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者作戰的結局如何，是由蘇軍決定的。蘇軍粉碎了敵人的主力，在蘇德戰場上戰勝了敵人的軍隊和技術。這對於戰爭在歐洲國家以及在東方所留下的後果的性質，也不可能沒有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也有它好的一面：它揭露了若干國家與政府的政策，社會階級的政策，指出了誰是和平與民主的擁護者，誰是法西斯與侵略的擁護者。

在曾遭受德國法西斯奴役人民的面前，在由於少數帝國主義金融寡頭訂下了想征服別人領土及建立世界霸權的狂妄計劃而被捲入戰爭的國家的人民面前，資產階級與地主的上層分子所曾起的背叛作用，最醜惡地表露出來了。

不僅是在被法西斯所征服的國家裏，而且在與希特勒德國結成同盟的國家

裏，人民憎恨着法西斯，進行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準備與戰爭挑撥者算賬。蘇軍進入曾遭受希特勒分子統治的國家後，到處受到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帶有熱烈感激與愉快心情的歡迎。

在歐洲國家裏，大資產階級與地主，農村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高級文武官僚以及主要教會人士，與法西斯有密切的聯系，爲德、意法西斯服務，在自己國家的人民羣衆面前身敗名裂了，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蘇軍一方面擊碎着法西斯匪軍，同時也掃蕩着一切站在法西斯方面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力量所擔負的偉大使命——解放人民，是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得到了各國勞動人民的廣泛支持。

伴隨着蘇軍的到來，在受法西斯奴役國家的領土上，民族解放戰爭具有了空前的新規模，廣大的人民羣衆起來拿着武器與法西斯作鬥爭，對蘇軍給以鉅大的幫助。

蘇軍在自己這方面，也不能不全力援助這些國家的人民作鬥爭，使他們從希特勒德國的束縛下，從各該國的地主與資產階級的束縛下，獲得民族的、經濟的與政治的解放。民族解放戰爭，進入了新階段。它與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了，與工農爲取得政權而進行的鬥爭、與爭取革命民主改革的鬥爭、與確立廣泛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結合起來了。

這樣，蘇軍之來到中歐及東南歐國家，乃是最偉大的革命因素。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不僅把蘇軍看作是使自己擺脫法西斯壓迫的解放者，而且是自己與剝削者作鬥爭時的依靠力量。

這就表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擔負了解放人民的最偉大的革命作用，中歐和東南歐國家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對資產階級和地主發動了堅決的攻勢。階級鬥爭日益激烈地展開起來了。勞動人民以及全體民主力量第一個重大的成就，乃是在這些國家裏建立了廣泛的人民民族陣線來進行反對法西斯的鬥

爭。這種陣線，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的，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分子兩者，在行動上是協同的。這樣，作為實際任務而提出並且實行土地改革，以及實行大工業與銀行國有化，就成為可能的了。這些措施，是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期間，在這些國家中進行的。

剝奪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所有，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對於主要的剝削階級、反動階級，乃是有決定性的打擊。這從根本上破壞了他們實行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基礎。日丹諾夫同志在一九四七年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情報會議上作報告時，談到了人民民主國家，他說，在這裏，『新的民主政權依靠人民羣衆的支持，在極短的時期，進行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做不到的種種進步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實行後，農民有土地了，地主階級消滅了。大工業與銀行的國有化，與德國人勾結過的賣國賊的財產被沒收，就根本破壞了壟斷資本在這些國家裏的陣地，使羣衆擺脫了帝國主義奴役。同時，國家的全民財產奠定了基

礎，新型的國家建立起來了，這就是人民共和國。在人民共和國，政權屬於人民所有，大工業、運輸業與銀行，屬於國家所有，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勞動人民聯盟，乃是主導力量。其結果，這些國家的人民不僅擺脫了帝國主義枷鎖，並且正在奠定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見日丹諾夫『論國際形勢。一九四七年九月底在波蘭舉行的九國共產黨代表情報會議』第十五——十六頁。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出版）

這些國家實行革命民主改革時期的一個特點，乃是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政黨之間進行了激烈鬥爭。在這些國家的法西斯專政被粉碎的第一個時期，反動黨派（如羅馬尼亞的所謂「歷史派」——農民黨和其他黨派，波蘭的米柯拉茲克黨，保加利亞的彼特科夫黨，以及其他國家類似的黨派）曾起過不小的作用。這些黨派用漂亮的民主字眼，掩飾了自己資產階級與富農的本質。它們自我暴露爲不願意在經濟或政治任何一方面實行民主改革的黨派。它們的野心，就是

要用稍稍翻新的形式來恢復資產階級與地主的舊政權，並且使之隸屬於英美帝國主義。

工人階級和農民，沒有支持這種黨派而跟着共產黨走了。結果，企圖恢復資本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壓迫的所謂「民主的」、「人民的」等等政黨，被掃蕩和迎頭擊碎了。鬥爭曾是激烈的、艱苦的和長期的。例如，在匈牙利，甚至在一九四七年年終時，還沒有最後決定一個問題：匈牙利究竟是走人民民主的道路呢，還是走英美帝國主義束縛下的舊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一九四八年初才使反動派蒙受了決定性的打擊。

在與資產階級叛徒、反民族的政黨作鬥爭的過程中，社會民主黨以及其他政黨的左翼分子，日益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了。在革命力量聯盟加强的時候，也揭露了社會民主黨右翼以及其他反動政黨（「人民黨」、「民主黨」等等）叛賣人民的本質。這一過程，在鞏固一切無產階級民主力量的團結方面，具有

極其重要的意義，並且起過鉅大的作用。無產階級民主力量，主張在自己國家內建立種種民主制度，力求實行根本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在發展和鞏固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以及加強工人階級在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方面，一個有決定性的政治因素，乃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合併爲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這種過程，是在一九四七年蓬勃展開的，於一九四八年結束的。

代表工人階級的兩個政黨之合併爲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首先是在羅馬尼亞實行的，其次是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與保加利亞實行的。最後，一九四八年年底，波蘭最大的兩個政黨——波蘭工人黨與波蘭社會黨，也合併起來了。

在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合併的同時，尖銳的政治鬥爭也展開起來了。共產黨日益爭取了絕大多數工人階級、勞動農民與進步知識分子到自己方面

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在列寧斯大林學說之思想、戰略與策略、政治與組織各方面基本知識的基礎上，取得了工人階級政黨的合併。

這種政黨的合併，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各方面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鉅大勝利。在這種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建立起來後，人民民主國家工人階級的分裂就告結束了。這乃是共產主義思想的鉅大勝利，從而大大加強了工人階級在這些國家中的陣地。這一勝利，更提高了工人階級在全部政治生活中的領導作用。這樣，人民民主國家過渡到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道路所需要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被爭取到了。

在爲工人階級贏得中歐和東南歐國家的統治地位作鬥爭的過程中，共產黨不斷地舉行了鞏固工農聯盟的政策。工人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於在法西斯專政時期曾與法西斯及其走狗進行英勇的鬥爭，以及在這些國家被蘇軍解放以後爲消滅地主土地制度和把土地交給農民而進行了徹底的鬥爭，從而贏得了

農村勞動者的信任，其結果，就形成了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鞏固聯盟，而由工人階級在這一聯盟中起領導作用。這種聯盟的建立，乃是工人階級的決定性的勝利，乃是這些國家最終地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和堅決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定性的階段。

中歐和東南歐國家所走過的道路，是以人民民主制度獲得勝利而結束的。在這個道路上，曾充滿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尖銳的政治黨派鬥爭。大家都知道，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武器。當資產階級需要欺騙人民、使工人運動適應自己的利益，使這一運動的注意力不集中在國際無產階級的任務方面，使這一運動服從資產階級的目的時，資產階級總是採用民族主義的。

在這方面，右翼社會黨人過去和現在都起着特別卑鄙的作用。右翼社會黨人的思想，乃是潛入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最卑賤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思想。

在人民民主國家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是它們最危險的敵人。

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蘭、阿爾巴尼亞，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各政黨，曾總是以民族主義的旗幟作護身符，企圖煽惑人民羣衆。它們裝作它們代表真正的民族利益，說共產黨忽視這種利益。民族主義者總是要依靠外在的反動力量的，要依靠英美帝國主義者們的，這成爲一項不變的法則了。

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各黨派中，都有民族主義分子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資產階級思想之潛入共產黨中，也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主義在南斯拉夫，獲有了最有力的表現。

在這裏，以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德熱拉斯爲首的黨的整個領導機關，採取了民族主義立場。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不相容的。鐵托法西斯集團在其民族主義一被揭露以後，就立刻與聯共（布）黨、與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公開決裂了。